

## 離開網絡坦誠相對 簡約舞台美學——舞台劇《荒幕行人》

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（香港分會）

10.04.2015

撰文：吉暝水

「以前我地睇 Pokemon 都希望自己又有一隻 pokemon，點估到，今時今日我們每個人個 pocket 入面，都真係會袋住個 mon。」《荒幕行人》台詞如是說。

浪人劇場推出「俗物演義」的「劇。讀。演。習」計劃，邀請四名八十後編導透過物品譜寫對城市的感觸。演出並非完整的舞台呈現，讀白為主幹，輔以簡單的道具、音響、燈光效果。

胡境陽的《荒幕行人》是計劃作品之一，從螢幕開始述說人際關係，以至科技如何重塑生活。在日常的素之中滲入布希亞的《通訊狂歡》理論，透析現今溝通的虛無與人性的蒼白。藉著劇作中男主角的經歷，胡境陽提出離開網絡才是坦誠相對的出口：「如果，連結是我們的願望，放下那屏障目鏡，才可能與我以外的生命，或生命本身，達到真正的連繫。」

### 人作為群體動物

《荒幕行人》故事展開於男主角的自白，女朋友張萬華離開了他，他一個人無聊之極，只能上網打發時間，甚至可以長達 18 小時對著電腦，靠吃杯麩維生。一個人在家中，又不時回憶起過去的甜蜜片段。他悔恨，女朋友為甚麼不辭而別，沒有好好解釋分手原因，直言：「我想知佢實實在在諗咩係好正常！」點出劇本的核心前設——作為群體動物的人，我們有溝通的需要。

男主角因為家中寬頻不穩定，而大發脾氣。劇情既呼應著現實裡早前，有人為了「Cut 寬頻」而持刀直闖有線電視大樓的荒謬現實，又勾起你我在家中連上網絡時的躁動和不安。當男主角跟網絡服務供應商交涉後，寬頻連線恢復正常，他直言：「Connect 到好重要。」道出人與人之間有互相依存、聆聽和溝通的需要。

### 網絡世界的猥褻

沉溺網上世界的男主角，也是網絡名人。專頁有無數追隨者，甚至有媒體就此訪問他，即使如此他也不以為然，只想女朋友回心轉意。為了實驗「坦誠相對」的可能，他嘗試 24 小時內，將自己腦海浮現出來的每一個念頭，一字不

漏地發送在社交媒體上。不久，追隨者表示厭倦，回應中不乏批評和責罵。  
「公共空間不再是景觀，私有空間則不再是秘密。」布希亞《通訊狂歡》

網絡世界比當年布希亞電視主導的年代，更明顯感受到公共和私密的界線泯滅。在社交媒體之上，我們無法抽身於無盡的接收和發出訊息。公共的景觀 (scene) 不再，只剩下一幀幀的猥褻 (obscene) 的畫面。訊息太多，互相凝視 (gaze) 的平台，「我」只能扮演一個「我」——「被自己再建構的自己」。

## 世界從來不是平的

然而，胡境陽並未滿足於此。劇本摻入過境香港的告密者斯諾登，重寫美國政府監聽一事，再延伸出討論網絡到底是自由草原，還是備受監視的樊籠。

「就空間的層次來講，所謂的開放是不可能的。言論或許可以開放自由，不過我也沒有比以前更自由開放。」布希亞《通訊狂歡》

戲劇到中段，深陷網絡世界泥沼的男主角，加上失戀的打擊，已經來到接近精神崩潰的地步。在訪問中他提及博文「由獨立音樂談起：中共對獨立港人的監控」，質問：「我立場係，我地要連繫起嚟.....但係要平等囉，我都要知囉。」一方面點出掌控訊息的能力，向來不平等的事實；另一方面也諷刺大陸對於網絡言論的諸多介入。坦誠，從來不易，尤其在一切都是虛擬的網絡。開放，並非帶來真正的平等。

## 沙粒建構身份

除了詠物的特色以外，「俗物演義」計劃亦著重文學的應用。胡境陽選了德日進神父的沙漠日記，從一個瀕死者的口中，帶出對於人生的反思，最後一封信寫道：「我地係沙，同時係人。」意指人生在世，變化不斷，尤如沙粒。我們即使似是「掌握」了現在，其實不過是些活著的痕跡。唯有讓一切都過去，人的形象才會清晰過來。

網絡時代伊始，大家喜歡在網上吐露秘密，認為那是一個「去身份」的平台。隨著網絡監控日漸發達，網民才終於發現原來所做的一切都留下腳蹤，而且都被別人看見。然而，監控者收集這些瑣碎的片段，就能控制現實中的「我」嗎？依照德日進的說法，這些零碎的「我」，不過是沙粒。網絡世界，黃沙漫天，凝聚成一個人——一個完整真實的人——單靠網絡不行。

戲劇來到最後，男主角虛脫匍匐地上。「擬似」張萬華出現，坦言分手原因是

「喜歡的感覺已經不再」。經歷了網絡千年，回歸現實，彷彿一切都有了解答。無怪胡境陽提出，走出螢幕才能聯上「真正的連繫」的題旨，但又同時保留對現實的質疑。

## 簡約舞台的美學

一個半小時的劇作，胡境陽展示以上四個層次，總算清晰交代。舞台效果簡約的情況下，讓觀眾更能夠集中聆聽對白，反而叫複雜的劇本，得到消化的空間，也深入描寫螢幕背後我們內心的孤獨。在這種舞台設計下，象徵的運用和演員的感染力就更為重要，幸而《荒幕行人》兩方面都處理得宜。

短劇角色多，演員都分飾 N 角，但在片段式的劇情中，反而沒有構成混亂的感覺。唯一女角江浩然的表現尤其突出，無論是小鳥依人的張萬華，還是 AV 女優「大空尤真」，她都能夠迅速「轉台」，而且都入形入格。沒有太多服裝和化妝配合，除了簡單的髮型改變，演員的神態和語氣，成為角色轉換的關鍵。江浩然都處理得相當自然，令人印象深刻。

道具有限，劇情又集中於虛擬的網絡世界，佈景也沒甚麼需求。旁白對環境的描繪，加上演員的動作，都能交代場景的轉變，也留下空間讓觀眾自行想像。例如男主角看 A 片打飛機一幕，要是色情導演可以大灑鹽花，但胡境陽沒有，只用了「拆開水樽」象徵，配合「大空尤真」的呻吟聲輕輕帶過，沒有猥褻不安，也是值得一讚之處。

小劇場裡，《荒幕行人》展現編導胡境陽的豐富聯想。劇本融入多樣時事性的素材，叫觀眾容易產生共鳴。片段式的分場處理，呼應編導思維的跳脫，而跳脫又是網絡世界資訊傳播的特色。以有限的製作條件來說，《荒幕行人》能夠呈現出這般深度的震盪，可算是超水準之作。據悉，「完整版」計劃在年內上演，消息令人相當期待，然而，擴充至大製作時，如何平衡複雜文本與多元舞台效果，則將會是導演的一大考驗。

原文上載於：

<http://www.iatc.com.hk/doc/56792>